

一个屹立三百年不倒的情报帝国秘史



美国 秘密情报 档案

美国总统借以制定国家策略的终极武器！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地方，
专门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情报并加以整理。

陈肖著

这个地方的成员们无孔不入，
既能窥见上帝的秘密也能知道外星人的企图。

美国总统每天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和这个组织的首脑进行会晤。

TOP SECRET

美国秘密情报档案

陈肯

哈尔滨出版社

目 录

前言 真相即传奇.....	3
第一卷 历史真容.....	5
第一章 乔治·华盛顿的绝密王牌.....	5
第二章 “平克顿国家侦探社”的盛与衰.....	12
第三章 “关键先生”的跨洋大对决.....	20
第四章 神秘的“U1”.....	30
第二卷 “冷战”备忘录.....	39
第一章 “全球鹰”升空.....	39
第二章 关塔那摩秘密档案.....	57
第三章 穿梭在南亚大陆的幽灵.....	62
第三卷 隐形政府时代.....	73
第一章 欧洲黑手.....	73
第二章 51号禁区——UFO和秘密武器研究.....	85
结束语.....	103
主要资料来源.....	116

前言 真相即传奇

2010年，美国政府公布的年度国防预算为6810亿美元，而秘密情报工作经费在其中所占的比例竟然高达将近10%，为500多亿美元。据说该预算公开后，这笔巨款的合法使用者——中央情报局即便不想对公众详细说明其工作的必要性和艰巨性，美国的秘密情报工作也无法继续在白宫深处悄然运行了。这笔对许多国家不啻于天文数字的经费究竟花在什么地方，美国政府在情报方面如此挥霍到底值不值得便成了各界舆论所关心的问题，而对于情报机构运作的疑问也接踵而来。为此，美国从2000年起公布了部分在建国时期和冷战时期的秘密情报档案。随着这些档案的公开，美国秘密情报工作的神秘面纱由此逐步掀开……

早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有“美国国父”之称的乔治·华盛顿便开始利用秘密情报侦察或欺骗敌人。为了更好地获得秘密情报，1790年他更促使国会同意为秘密情报工作拨付4万美元的经费，以此开始秘密情报组织的历史，而秘密情报这个概念也从那时起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从此后，秘密情报组织和美国一起成长壮大，最终演变成这个世界上最具神秘色彩、涉猎范围最广的政府官僚机构。之所以人们会产生美国秘密情报工作肇始于1945年的误解，很大原因在于美国建国前期，其秘密情报活动一直是有针对性的，涉及的领域并不大，国际影响也相对有限。

在乔治·华盛顿时代，秘密情报工作主要是针对美国军事层面的敌人进行欺骗。直到50年后的19世纪中叶，情报工作才开始呈现“扩张主义”色彩，同时也朝着商业化、民间化方向发展。从此开始，情报人员的工作不再仅仅针对敌对国家，而是为了各种政治、经济利益而搜集情报。他们不但揭示真相，同时也致力于对美国民众的欺骗与隐瞒。正是由于他们的大力蛊惑，美国的众多民众才开始相信许多被夸大的威胁。其中，不少美国的有识之士对此深恶痛绝，形象地把这些为了各种利益而“妖言惑众”的情报人员称为“推销员式的骗子”。

其实早在1941年，英国海军情报主管约翰·戈弗雷上将也曾指出：“所有美国情报机构都存有危言耸听的倾向。”为此，他还举了一个实证：当时美国国防部受命对德国空军力量储备作评估，令这位海军上将惊讶的是，美国国防部依据秘密情报做出的评估结果竟然比英国“军情六处”的评估结果足足高出了250%。

就这样，秘密情报“夸大事实”的传统一直被延续下来，而根据它所披露出的事实也总是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和传奇性。到“冷战”时期，秘密情报被“注水”的情况发展到极致，尤其是那些关于“共产主义威胁”的情报，或许是因为其内容和细节太过传奇，连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科尔比都带着调侃的口吻说，“冷战时期的秘密情报工作成为了一种带有诸多新闻媒体特征的现代事业”。

正是基于这个影响，中情局在很多方面有时会过于大言不惭。例如在欧洲“社会主义阵营”轰然倒塌后，中情局立即把这项“业绩”记在自己账本上。科尔比的接班人罗伯特·盖茨甚至吹嘘，帮助美国取得“最伟大的胜利”的就是美国的秘密情报人员。毋庸置疑，在一定程度上“冷战”的结束的确跟中情局情报人员的有效工作密不可分。但这并不等于它提供的情报都是真实或有必要作参考的；另外，美国政府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冷战结束后，曾一度想对中情局进行改革，使其缩小涉足的领域，从而淡化那些离奇的秘密情报给政府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在冷战中尝尽甜头的“推销员式的骗子”却并不想就此偃旗息鼓，

伴随着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他们又开始“重操旧业”。一边用危言耸听的“威胁论”蛊惑民众，一边老练地促使中情局把自己的业务范围扩展到更多国家的更多领域。但深层原因还是那笔 500 亿美元的情报经费，需要“合情合理”地落进某些人的腰包。

那么“某些人”究竟又是些什么人呢？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大片《007》，现在我们就按照影片的布局幻想这样一个场景：有一位美丽的姑娘，正漫步在深秋的海德公园，突然，从迷雾中走出一个穿浅灰色风衣的男子，在他的脸上深色大蛤蟆镜正好遮住那湛蓝而忧郁的眼睛，他那匆忙但有序的脚步带起几片略残的枯叶；当你注视他的时候，这男子刻意拉了拉衣领，手腕上的黑皮带银壳精工表因此隐约闪现。这时，你可以请他去喝一杯，并像内行一样抱怨切尔西不该放走穆里尼奥。但此时千万别激动，因为和千千万万皮尔斯·布鲁斯南的影迷一样，这个德意志工业银行伦敦分理处的柜员只忠实于银幕上的 007 而不是现实中的中情局。这个美丽的姑娘当然可以漠视文化差异和这个异国男子结婚，但三个月后离婚时，她会失望地发现，这个家伙不但对家庭毫不负责，甚至对他的国家从来就没有任何突出贡献。

这个例子要说明的是，秘密情报人员绝不会以如此“文艺”的形象穿梭或潜伏于世界各地。当然，你也大可不必去怀疑住在隔壁神出鬼没的××人是中情局驻中国别动队主任。作为情报人员，最基本的素质不是反常，而是常态。他们往往是低调的，绝对不会时不时地露出鄙夷之色以此强调自己是某某名牌大学出身。他们永远是倾听者，也只是偶尔在谈话过程中会用你难以察觉的方式来引导你的话题。而一旦察觉到你受过专业的训练，他们立刻就用优雅的谈吐及丰富的谈资把自己保护起来。

当然，这样的人我们都极难遇到。这绝对应该是我们的幸运，否则，你想象不到，一个能从美国国会那些老奸巨猾的政客手里骗出 500 亿美元的骗子会怎样把玩你的命运。据一份秘密资料显示，美国的情报特工无一不是憨厚的“美国大男孩”形象。那些脸上带着“美国式推销员傻笑”的家伙受到中情局的长期青睐，他们屡屡受到征召。在接受培训后，他们便出没于世界各地，执行着各种秘密的使命。

想要印证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困难，因为事实上大批爬上了中情局高位的人，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如果你观察历任中情局局长就会发现，他们身上的“推销员气质”真的是惊人的相似。更形象一些说，中情局就是一个把外形质朴的特工人员“推销”到世界各地，然后用同样的形象把搞到的秘密情报再推销到美国国会的专业推销组织。姑且不说他们的“产品”（情报）是否物有所值，但他们最终都把“客户”消化掉了，而中情局的金字招牌至今依然闪亮。

由此，我们怀疑目前曝光的所有美国间谍的真实性。自然而然，与这些间谍一起曝光的事件其真实性也一并要受到怀疑。在没有彻底了解美国秘密情报工作所倚仗的“骗子文化”真谛前，目前我们所谈论的真相全部只是猜测而已。所以说“真相即传奇”，因为最大同时也是真正的谜底从来没有彻底揭晓过。

二百年了，“骗子文化”衍生出的秘密情报概念乃至中情局这样一个官僚机构，始终主导着美国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深深影响着世界。那么多公众熟知的失败，那么多曝光的丑闻，为什么都对它的继续发展而且还呈现出不断壮大的趋势没有任何影响？如果这都不能称作传奇，请告诉我，什么是传奇？

第一卷 历史真容

只要一说到美国的情报机构，相信全世界的人民都会感兴趣，因为所有人都清楚美国的情报机构是世界第一流的，而且其隐秘性也是世界第一流的。

各国的情报机构一般都是建国后才建立，而美国的情报系统竟然在建国之前就已经诞生了！而且，虽然该机构历经 200 多年的风雨沧桑，却依然屹立不倒。这可真是一个奇迹了！另外，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开国之父是乔治·华盛顿，但又有几人知道，乔治·华盛顿不仅是美国的国父，而且也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建设者呢？现在放在我们眼前的究竟是怎样一段历史呢？就让我们轻轻打开这本书，去看看美国这个无比辉煌的国家的情报组织是怎么一回事。

第一章 乔治·华盛顿的绝密王牌

在美国，一直就有“种族歧视”的观念，即使是林肯的《解放宣言》发表的近 150 年后仍旧如此。可是，就在美国的白人占尽优势与便宜的时候，谁又记得当年美国独立之时，伟大的乔治·华盛顿在当初要是没有那些印第安人的帮助，是根本不可能打赢独立战争的。

1. “美国之父”出演的“谍中谍”

记得有本名为《中外名人少年故事》的书，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现在一直被青少年广泛阅读。其实书里有不少故事都是编造的，诸如“苹果砸牛顿”这个故事便是从“70 后”一棒棒传到了“00 后”，一直没人怀疑过故事本身的问题。

“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也属于这一类，这个故事经过《华盛顿传》的杜撰和后来各国文化工作者不断润色加工，不但脍炙人口，而且还成为孩子们理解“诚实”含义的最佳范本。相信华盛顿先生如果在世，以他不愿自吹自擂的性格，肯定会加以纠正。因为他知道，诚实虽是一种优良品质，但这种品质并不一定能保证他在成年后的丰功伟绩。换句话说，华盛顿的成就和诚实之间并无多大关联。至少，在战争的过程中他没有体现出诚实品质，他所获得的胜利，基本依赖的是准确的情报和高超的骗术！

后人对于华盛顿的尊敬使他的一些亲笔信完整保留下来。而美国史学界也没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因此这些信件可以留存至今，且并没有经过美国史家的“笔削”。这些信件的价值相当大，由于它们如实地反映了华盛顿在战争期间的言行和思想，便使一代谍战宗师的形象马上跃然纸上。

1776 年，美国大陆军在纽约遭遇了惨重的失败。在率军从纽约撤退后，华盛顿随即向国会提出了“有偿情报”的建议，即要求议会拨付用于购买情报的专款，以此来提高美军胜利的概率。经再三讨论后，议会勉强同意了华盛顿的要求，拨付 20000 美元作为购买情报的费用。当时这笔经费已经是军费的 10%，但华盛顿却表示这点儿钱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可能买到真正有价值的情报。要知道，华盛顿此言并不是为获取更多的拨款而危言耸听，原因是 1776 年的秘密情报确实很难获得。不管是寻找还是获得，情报人员都冒着随时被处死的危险。

如被写入《新英格兰史》的秘密情报人员黑尔就是当年被处死在纽约城的。哈纳·亚当斯在《新英格兰史》里记录下了那恐怖的一刻：

“野蛮至极的豪将军以最无情的方式下达了死刑令。在等待行刑的时间里，不仅黑尔期

待的牧师没有到场，就连他要求用来祷告的《圣经》也没有买到。另外，他在临刑前的早上写给母亲和其他朋友的信也被销毁了。

他周围都是陌生的面孔，连一个给他最起码安慰的朋友都没有。就这样，美国引以为豪的有为青年在留下如此遗言后就义：‘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只有一条性命可以献给祖国！’”

自从这件事发生以后，除非有异乎寻常的回报，否则绝对没人肯接谍报工作。另外，随着大陆军撤出和黑尔被处死，纽约已经没人相信费城政府能度过 1777 年。值得庆幸的是，20000 美元虽然不够用，但国会还是如期拨付了。如虎添翼的华盛顿的“有偿情报”概念很快发挥出实际作用，更令人欣慰的是这个作用用“巨大”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当时从纽约溃败下来的大陆军潜伏在新泽西地区，开战时他们还有 19000 人，到现在只剩下 4000 人不到，另外其中还有不少是十四五岁的孩子。更要命的是，部队的士气和寒冷的天气一样，都已经降到了冰点。即使是圣诞节提前到来，也无法驱散营地中四处弥漫的绝望与惶恐的气氛。

但华盛顿对未来似乎并不悲观，就在平安夜，当不少人为自己的命运长吁短叹时，他从一帮老弱残兵中挑出 2400 名至少看上去还能战斗的士兵。有人疑惑地问他要干什么，他轻描淡写地说：“去战斗。”后来大家才知道，华盛顿所说的“战斗”发生在特兰顿地区，驻扎在那里的是受英国统一指挥的德国雇佣军。

美国历史上有名的“特兰顿大捷”在清晨打响，大陆军的伤亡极其有限，德国人则被经过一夜行军而且大多是老弱病残的大陆军击溃。其实并不是因为大陆军有多高的战术素养，主要原因是战斗爆发的前一天晚上，德国人为了过圣诞节放松了对美国人的警惕，所以就算美国人的枪声响起时，他们的指挥官依然醉得不省人事。所以说，美国人之所以能够取得“特兰顿大捷”并不是士兵多么骁勇善战；真正击败德国人的是最早期的“秘密情报人员”。可惜历史只记录了华盛顿这次“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丰功伟绩，却没有提及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溜进华盛顿帐篷的间谍约翰·霍尼曼，是他在最重要的时刻帮助大陆军扭转了战局。愿意无偿为国效力的美国义士们早就在战前被人们熟悉，然而霍尼曼却根本没有出现在那个光荣的行列里。加上华盛顿本人对此讳莫如深，约翰·霍尼曼究竟什么来头便成了一桩悬案，但这个间谍对独立战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他的行为再一次印证了美国这个国家的“商业本色”。它清楚地告诉世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没有什么险是美国人不可以冒的。

几天后，霍尼曼又向华盛顿提供了驻扎在普林斯顿的英国正规军情报。由于两份情报前后相隔还不到一周，这让华盛顿本人在确定 1 月 3 日进攻前踌躇再三。首先，两份情报间隔时间如此之短是华盛顿怀疑的焦点；其次，霍尼曼是为钱卖命的，如果英国人肯出高价钱，他一样可以为敌人提供帮助；最后，他会不会是个双料间谍。

更让华盛顿忧心忡忡的是，自己在特兰顿击败的毕竟是一支雇佣军，而普林斯顿驻扎的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英国麾下的职业军人，他们严整的军纪使他们不仅不会在节日里纵酒狂欢，更不会在受到 18 门轻型火炮攻击时就仓皇逃窜。相信如果情报有误，大陆军一头扎进这支部队的射程，全军覆没很可能就是唯一的结局。

而这些疑虑所指向的唯一问题就是，霍尼曼值不值得大陆军如此信任？

质疑接踵而至，但华盛顿还是最终坚持己见决定 1777 年 1 月 6 日进军普林斯顿。此时，美国的命运第一次交到了秘密情报人员手里。当皑皑白雪中一群衣衫褴褛的汉子号叫着冲杀出去时，对面一排排身着鲜红英国皇家陆军制服的士兵却似乎没有意识到，“大英帝国”的历史就此发生了改变。接替他们称雄世界的，就是这样一群甚至还扎着皮围裙的疯狂男人！

不争的事实是，特兰顿也好，普林斯顿也罢，美军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并不属于“常规战争”，而属于“谍战”的范畴。华盛顿如何在对方阵营中安排秘密情报人员虽已无迹可寻，但毫无疑问，没有约翰·霍尼曼，他就不可能如此“轻率”地使用自己手里那即将熄灭的“革命火种”。而且在当时他也并不能确定，那将是一次“独立战争”中决定性的胜利。

当然，战争并不会因此就这么结束。那时的英国人已经恼羞成怒，决心要加强攻势，并且要扩大战争规模。就当大陆军为庆祝普林斯顿大捷而大摆宴席的时候，英军总司令威廉·豪已经下令把部队重新集结起来。他的作战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攻击美国早期的首都和国会的所在地费城，然后再迂回包围华盛顿的部队，从而把大陆军全歼。豪将军乐观地估计，战争用不了两个月就会结束，胜利自然毫无例外的属于英王陛下。为了确保自己攻击费城时能够及时掌握华盛顿部队的情况，豪将军的策略和华盛顿如出一辙，他也派出间谍潜入了华盛顿的队伍。

要说混进大陆军简直就是易如反掌。1776年年底，由于战争减员和老兵退伍的原因，大陆军人手严重缺乏。这一年以来，他们不断地进行招募工作。然而由于兵源极度紧张，对新兵的审查也就不那么严格了，松懈的征兵制度使效忠豪将军的情报人员几乎都不用掩饰就能获批入伍了。不过令人奇怪的是，自从普林斯顿战役结束后，华盛顿便带着部队潜伏在毛里斯敦附近的丛林之中。尽管身处严寒，他还是能有条不紊地把部队散布在密林，并要求他们尽可能分散。在晚上的时候，甚至还可以点起篝火。很多人并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华盛顿并没有过多解释。由于两次大捷的出现，不同意见的声音已经不再那么嘹亮，所以尽管很多人都不理解，但他的命令还是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当时的英国人使用的间谍素质很高，且在情报方面英国人相当舍得下本钱，所以他们用高价雇到的间谍可以说具有相当高的职业素养；而美国方面却一度因为泄露了情报而被搞得焦头烂额，纵然全力侦缉但效果一直很不理想。虽然美国的谍报工作如此差劲，但是这次华盛顿还是从一群新兵里迅速认出豪将军派遣过来的间谍，在当时这确也算得上“神奇”了。华盛顿索性将计就计让这个间谍做自己的传令官，即自己来往的信件和发出的命令都由他来负责。通过华盛顿的传令官，豪将军源源不断地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情报，传令官说自己看到的命令都由华盛顿亲笔签署，因此豪将军对命令的内容更加深信不疑。

华盛顿这招“将计就计”使用得非常成功，豪将军通过传令官传来的“假情报”判断，认为华盛顿手下至少还有 12000 名士兵可以调动，而豪将军掌握的士兵也不到 13000 人。加上特兰顿和普林斯顿的失败，豪将军便自然而然地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实力来，甚至还一度想变更作战计划，以延缓对华盛顿军的清剿。尽管大陆军得到了部分休整，然而对于“空城计”能不能蒙住豪将军，华盛顿本人也是有怀疑的。1777 年上半年，他指挥部队多次袭扰英军，想通过小交战试探对方的反应。看到英军对这些袭扰畏首畏尾，他这才确信自己的计谋的确起了作用。于是他无论在何种场合时，都显得从容不迫，身边的间谍看见了，更觉得他对整个战争已经是稳操胜券了。于是，纽约不断收到更多的情报，豪将军的行动也因此受到更大的牵制。此时完全不用担心的是华盛顿对自身的保密工作看得非常重，就算身边最亲密的人是敌人安插的间谍，也同样不可能得到最核心的情报。这一点从华盛顿给伊莱亚斯·戴顿上校的一封信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好情报的必要性是无须言表的，但我唯一要补充的就是，你必须尽可能地做好保密工作。因为多数此类任务的成功都离不开保密工作，无论你的计划多么美妙，一旦泄密就很难逃脱失败的厄运。”

可想而知，一个这样叮嘱自己下属的人，对自己的要求也绝不会松懈。因此，对于那位传令官不能挖掘到真实情报这件事根本无须紧张。在乔治·华盛顿“保密原则”指导下，这位传令官该知道什么，不该知道什么，大家心中肯定都是有默契的。

总体说来，1777 年上半年“防御性”在华盛顿的秘密情报工作中所占的比重更大一些。正是对于这种“保守”风格的依赖，他成功地保住了遭受重创的大陆军的“元气”。更重要的是，由于秘密情报工作成功，队伍的士气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通过一次成功的欺骗和两次大捷，队伍的信心得到了很大的恢复。至少，年轻士兵们不会整天想着该如何逃命。他们已经有了必胜的信念，可以在残冬的丛林中安静地等待。同时他们也深深相信，那自由的阳

光很快就会融化这寒冷的冰雪。

2. 乔治·华盛顿“崛起”真相

致力于深入发展秘密情报工作的同时，乔治·华盛顿一直都希望政府能把秘密情报工作作为一项至高无上的政府基础工作来对待。所以 1776 年到 1780 年间，他在通信中不断地强调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其目的无非是希望引起当局的重视和积极回应。

华盛顿对秘密情报非常重视，这一点从对秘密情报人员生存问题的关心上就能看得出来。尽管国会已经同意为“情报”拨付专款，但区区的 20000 美元根本无法为那些一旦被捕就会被套上绞索的间谍提供足够的“抚恤金”。因此当取得两次大捷之后，华盛顿便开始把很大一部分精力倾注在争取更多拨款上。

1777 年 11 月，华盛顿给负责秘密情报工作的主要官员约翰·克拉克写了一封这样的信。

“随信附上约翰·米克和约翰·亨德里克斯（即贝克·亨德里克斯）的护照。戴顿上校告诉我，这两个人对我们非常有用。而且，像他们这样的间谍从来就没有被敌人发现过，但他们经常能提供优良的信息的代价也很大。所以我恳请你能从掌管的国家经费中为其提供适当的补偿，并在第一时间让我了解任何来自纽约的情报信息……”

无疑，这封信可以清楚显示出“秘密情报”在华盛顿心目中有多高的地位。当然，情报带给他的也并不一定是“决定性”的胜利。1777 年开展的秘密情报工作尽管使他的军队得到喘息的机会，但却并没有阻碍英国人的调兵遣将。8 月 24 日，英国海军顺利地把大批英国士兵运到马里兰州的麋鹿头码头，豪将军随即开始对费城发动进攻。

华盛顿通过内线在战前便得到了这个情报，但因大陆军的势力较弱，所以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阻止英国士兵前进的步伐。在组织了几番“调戏”式的骚扰后，他的部队在白兰地溪吃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败仗。之后，豪将军的军队长驱直入，很快便占领了费城。

随着费城失守，华盛顿被“边缘化”了。由于他的部队既没有牵制住纽约的敌人，也没有在危急时刻及时回防，国会自然对他感到非常失望。幸亏这时霍雷肖·盖茨领导的革命军两次击败英国约翰·伯戈因将军率领的英军，这才算暂时缓解了危局。10 月 17 日，霍雷肖在萨拉托加接受了英国人的投降，一时间霍雷肖的威望空前高涨。而华盛顿，至少对国会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对政治家来说，这当然不是什么好兆头，但法国人的加入至少使情况变得没那么坏。没用多长时间，华盛顿就和法国人结成联盟式的合作，由此重新得到了议员们的重视。

的确，有了“秘密情报”的支持，华盛顿在法国人面前显示出一种“无所不晓”的形象，这就足以让他即使身处困境仍可以得到法国人的信赖。这一行动的结果是华盛顿又一次脱颖而出，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1778 年 2 月，美国的独立得到了支持华盛顿的法国的正式承认。法国人明确地对英国表示，他们要和美国结盟。英国人面对法国人的威胁当然不会轻易地屈服。当年 7 月，英国政府决定继续扼守美国的重要海域，并严密控制着革命军来自海上的补给。作为回应，法国军舰杀气腾腾地开进了纽约湾。对于这些突变状况，华盛顿则立即责成本杰明·塔尔梅奇在纽约成立一个“间谍圈”，其主要任务就是刺探英国方面的所有情报。

华盛顿的判断非常准确：尽管两国表现得咄咄逼人，但法国人对与英国在海上开战仍然没有信心，于是华盛顿的间谍小组及时提供了这样一组情报。

英军仅有四艘 40 门以上大炮的舰船，其中老鹰号、萨默塞特号及阿登号有 64 门，埃斯号有 50 门。当然，英国人也知道自的问题，正在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他们正在装备一艘更大的能携带 70 门火炮的船，不过他们面临很大的困难，史泰顿岛上大概有 2000 名士兵，这些人正因为缺衣少食而士气低迷。

根据这个情报，法国人便可以非常清楚地掌握英军的实际情况。有这些坚强的后盾，法国人的态度也开始变得强硬起来，同时法国本土“和英国开战”的呼声也甚嚣尘上。伦敦为

保险起见，不得不从美国撤回部分军舰以确保本土的安全。至少从表面看上去，英国人真的要放弃对美国的控制了。华盛顿再次敏锐地意识到，随后的斗争不再是真刀真枪，而将是一场由情报推动的“心理博弈”，只要谁能了解对方最后的底牌，谁就能夺取最后的胜利，于是他及时把秘密情报工作转变为“主动出击”。

1780年9月，华盛顿向潜入纽约的特工下令，命令他们全力搜集纽约城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情报，然后把这些情报及时传到法国人的手里。因为情报人员的通力合作，可以说那时的华盛顿比任何一名美国人都清楚1780年纽约到底是怎么回事。据他自己的笔记，他分析了所有间谍呈上来的秘密情报。“英军在纽约城的总兵力不到8000人，也有人说是9000人。”他很自信地这样写道，同时也比其他人更早地松一口气。无论哪个数字更贴近现实，都表明英国军队人数在锐减，也就是说英国人快撑不下去了。

这时通过华盛顿的精确情报，法国人已经明显地压了英国人一头。为此，法国人对他十分信任，他们甚至把华盛顿视为“法美合作”的基础。不过所有的明眼人都已经从法国人的态度中看出了端倪，华盛顿，这个国家新领袖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

虽然呼声一片，但此时绝对是个容易泄气的“节骨眼儿”，相信很多人会得意忘形，最后结果往往就会功亏一篑。华盛顿不愧是搞“秘密情报”起家的，即便如此他也始终保持着极为必要的淡定与冷静。尤其是当舆论呼声简直要盖过纽约港的一声声汽笛的时候，他依然极为专心地构建自己心目中完美的秘密情报系统。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眼前还不是妄谈胜利的时候，他仍然要根据准确的情报来判断战争最终鹿死谁手。

“我通常派一些白人与印第安人共同执行任务，根据你的要求，我将在今天或者明天派一名官员和一些白人跟另一队切诺基族印第安人出行。必须承认，我们所派的这些嗜割头皮的印第安部队会一直让敌人鸡犬不宁，他们这种扰敌的本领我们是不容易学会的。小规模的黑人部队无法完成任务，而大部队会早早地被敌军的印第安间谍发现，他们就会有充足的时间派强于我们的部队应战……”

在这封给英国朋友的信里，华盛顿清楚说出了自己的一些重要情报的来源是印第安人。没错，就是这些被其他对手视为“落后民族”的印第安人，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华盛顿在战争中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当然，华盛顿对印第安人的使用也不无担心，所以他才提到自己经常安排白人和印第安人一同执行侦察任务。

“如果他们肯按我的要求去做，那其工作的价值将无法估量。我在丛林驻扎的时候，无法把自己训练成像他们那样骁勇善战，但我担心，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巨大价值，就不再安心为我们卖命了……”

尽管如此，华盛顿还是放手使用印第安间谍。这也让人们隐约感到，他平日里显示出的谨慎和保守或许是一种“伪装”，其目的便是使人相信他不可能使用超常规手段去搞情报。而人们一旦被他营造的假象所迷惑，他的秘密情报工作也就越加安全、隐蔽和神秘。

可问题是，乔治·华盛顿是如何获取印第安人的忠诚与信任的呢？

华盛顿本人从来没有说出这个谜底，但1821年出版的一部小说《间谍》从一个侧面似乎透露出一点线索。《间谍》是当年非常流行的一本小说，该书的主人公哈维·伯奇的原型是“华盛顿时代”一名叫伊诺克·克罗斯比的间谍。表面上他是英国特工，实际上却是为华盛顿卖命。这个特工从来没有收取过酬劳，独立战争后也只是在乡间碌碌无为地生活到死，但从来没有出面争取过奖金，直到死也没有向身边的人透露过自己曾经是秘密情报人员。

小说给出这样一个情节：华盛顿对伯奇说，有人怀疑他不可能永远保守秘密，伯奇则坚定地回答道：“告诉他们，没人能收买我，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钱！”这样的对白可能会使我们哑然失笑。的确，这样的句式塑造出的人物太过“高大全”了。但参照现实中印第安人在华盛顿时代的表现，我们似乎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那就是在利益和金钱之外，华盛顿确实和各色情报人员建立了一种令人无法相信的“友谊”，而这种“友谊”不仅超越了利益与金

钱的诱惑，甚至也经受得住死亡的考验。

或许这样的例子实在少得可怜，隐藏得又极为隐秘，由此导致人性的光辉从任何一个国家的秘密情报史中淡出。相反，人性的丑恶却是随处可见。这或许是秘密情报工作逐渐堕落成骗子生财工具的主要原因。所谓的“谍战”也因此不再具有人类不屈不挠地抗争黑暗的精神指向。在三流编剧们的笔下，“秘密情报战”则演变成一幅“脸谱式”的卡通宣传画。但即使有一个实例，也足以说明一个人所以勇敢投身于秘密情报战线，情感与精神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乔治·华盛顿当然不会用这些稍嫌“愤世嫉俗”的口气来阐述自己对“秘密情报”的认识，但他最终将自己安葬在弗吉尼亚小农庄的一角，任那野花野草埋没自己永久的栖身之所。这也似乎说明，他本人赞同自己军事生涯中的“骗子”行为并不完全是出于赤裸裸的欲望，其中确实存有纯洁的理想和质朴的情感，否则美国开国总统给后世留下一座水晶棺材任后人膜拜应该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

这么说，华盛顿最终成功“翻盘”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承认人性的善并坚决相信它。在旁人看来，他的工作始终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即使他的骗术再高明，也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阴谋家。这似乎是矛盾的，但却是事实。在无比险恶的环境中，他的身边始终坐满信徒，他们相信他将带他们实现自由与平等的理想，而他们随时准备为实现它去赴汤蹈火。

如果这样的团队都无法获取胜利的话，那就是上帝瞎了眼！

实际上，乔治·华盛顿成功的秘密就在于此。如果作为一个奴隶主，他一出场就是趾高气扬的模样，见了谁都是敌人，那就绝无可能身处各种复杂关系中如鱼得水应对自如。所以说，隐秘而又温和地实现自己的目的才是他的真正想法。

美国秘密情报人员更应该将这一点奉为圭臬。然而遗憾的是，他们时常暴露出的居高至大的态度逐渐摧毁了秘密情报工作传统的“华盛顿风格”。尤其是近代，这种工作态度使美国政府时常陷入异常尴尬的境地。这在他们的国家还是“老大”时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世界是个大家庭，其他孩子也终会长大，比如说法国，尽管他们还对 200 多年前的结盟津津乐道，但在一些棘手而敏感的问题上，他们显然不会俯首帖耳做乖宝贝了。美国该如何和这些逐渐长大的小伙子继续发展友谊呢？有必要回归到“华盛顿风格”去吗？这恐怕是如今美国秘密情报工作需要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

3. 美国秘密情报工作的“变态”

1790 年，已经身为美国总统的华盛顿促使国会通过了“建立国际交流应急基金”法案，这项法案的确定也说明间谍的经费问题将被写入美国宪法。

该基金也被称为“秘密基金”，国会批准拨付的第一笔金额为 40000 美元，而以后在不到三年时间里，这笔经费竟然激增到 100 万美元。根据该法案，基金的使用者是美国总统本人，而且他无须提供使用该经费的项目清单，也无须说明用途，只需在规定时间内向国会提供自己使用的具体数额即可。

尽管拥有如此丰厚的资金，华盛顿却并没有建立起一个永久性的情报机构。在总统任内，他依旧信赖以往那种松散的，同时也有些“地下”的秘密情报获取方式。如此看来，诸如霍尼曼这样有突出表现的间谍埋没至今绝对是华盛顿有意为之的。而这或许是华盛顿本人内敛的性格所致，也有可能是他本人并不希望美国在战争之外大量使用“诈术”。这就使得他的“间谍艺术”太过隐秘，以至于常常被人们忽略。而这样做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秘密情报工作的系统化发展。

但“秘密基金”在宪法中得到一席之地，还是奠定了华盛顿“美国秘密情报开创者”的历史地位。在他之后，美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扩张历程，他的继任者们无不借助于他留下的这笔“遗产”以用来完成美国版图的扩大，其中最为显著的事件便是美国吞并东佛罗里达和墨西哥，在“秘密基金”的支持下，秘密情报人员成为这两个大事件中唯一的主演。

如果说美国扩充的每寸国土都记录着华盛顿的丰功伟绩，那当然是夸大其词。但“秘密基金”对促进国家扩张的作用却是美国历代政治家的共识。“秘密基金”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也随之被越来越多的政客认可，“秘密基金”的规模也由此不断膨胀。因为华盛顿的继任者们一直享受着不受任何限制使用这笔经费的特权，造成“秘密基金”出现被滥用的趋势。之后美国便因过多过滥的间谍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其中更不乏来自国际社会的谴责。舆论普遍认为，美国不受限制的扩张很有可能会引发全球动荡。要知道，这可绝对不是设立“秘密基金”的初衷，美国国会不得不开始寻求对“秘密基金”进行有效监管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彻底废止“秘密基金”不但理由不充分，也并非国会的本意。因此，所谓“监管”的讨论一开始所针对的就是基金的使用者而不是基金本身。总统们当然不愿意放弃无约束使用“秘密基金”的权力，自然与国会激辩是不可避免的，而问题也从此变得很棘手，这些问题的总和便使这个问题一直拖延到 19 世纪末期。

因为“秘密基金”的争论，美国历届总统一直想方设法保留这项基金。如 1893 年，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便急于用扩张版图来证明自己无限制使用巨额资金的必要性。他甚至在各方面准备都不甚充分的条件下，尤其是国际社会已经严重关注美国扩张问题的时候，匆忙委派秘密特使潜入夏威夷群岛地区斡旋。该密使以自己的名义和当地政府签署了几份“备忘录”式的“合作协议”，随后“美国吞并夏威夷群岛”的消息就传遍了全球，结果这一事件使美国政府陷入了“百口莫辩”的窘境。而克利夫兰总统本人的处境更是尴尬，尽管签署的协议上没有他的签名，但美国秘密情报人员的签字却清晰异常，这让他不得不承受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

不过，国会倒是乐于看到总统为此问题而焦头烂额，于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议员乔治·F. 霍尔适时地向国会提出美国秘密情报史上著名的“霍尔修正案”。这份旨在限制总统秘密情报工作的提案因涉及总统权力限制，而招致了白宫的激烈反对。但赞同限制总统的议员也暗示，总统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如果这个提案通过，国际国内的谴责之声必然会因为总统得到变相的“惩处”而有望迅速平息。最终，总统和他的“智囊”们不得不表示赞同，“限制总统特权”终于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这些原因使“霍尔修正案”很快在国会通过。该法案规定：总统有权招募秘密雇员以获取情报，但决不能选择美国官员，且此类雇员也无权签署对美国有约束力的协议。这是美国第一次为秘密情报工作套上“缰绳”，此时距“秘密基金”拨付已过去将近一百年。

无论华盛顿本人的初衷是什么，美国秘密情报都将会在这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失去节制，而且概念也会变得异常模糊。由此，美国加强秘密情报投入的腐败问题，也招来了后世对华盛顿本人的指责。当代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认为，华盛顿利用“审查豁免权”及宽松的职权范围，未能有效管理情报界，反而导致了权力腐败和泛滥。但也有人认为，他为美国长期拥有精确的情报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所以作为回报，国会自然应该赋予他一些宽松的权力。但无论如何情报系统都不能丧失“秘密”原则，华盛顿本人对这个原则是极为看重的，以至于他自己本身几乎也成了“秘密”。然而他的后辈却不这么想，越来越多的间谍因为没有有效的约束而在社会各个角落泛滥，其中追求知名度的居然大有人在，这恐怕并不是华盛顿希望看到的。

华盛顿不热衷于设立一个永久性情报官僚机构，似乎是早就预见到了“秘密情报”会在今天泛滥；当然也有可能他本人并不希望把情报工作的范畴扩大。不管真相究竟如何，在华盛顿时代保密是情报工作的重中之重，他所强调的保密不是特指情报人员的身份，而是“国家安全”。同时，他本人在这点上是以身作则的，至少是到了今天我们对他的间谍活动细节仍然知之有限。

回顾“华盛顿时期”秘密情报工作，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谨慎、低调、务实是美国秘密情报工作早期的特色。秘密情报工作始终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展开，既不存在被无限夸

大的事实，也不存在掩藏在合法外衣下的肮脏企图。它只是以一种独特而秘密的方式引领美国的革命向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是以这件神秘外衣作掩护为自身利益把世界拉入泥潭。

【附录】内森·黑尔

内森·黑尔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为国捐躯的间谍。

据历史记载，他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当时名为“耶鲁学院”）。后来因为自己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于美国的独立战争中。他先参加了大陆军，后来因为战功卓越，1776 年被升为上尉。当时的美国独立战争正打到最艰苦的时候，华盛顿急需一个可以去英军内部刺探的人员，来得到情报以获得胜利，扭转战局。此时，黑尔出于一种爱国热情当仁不让地接受了这个任务，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早的间谍。

在他接受任务后，他的好友威廉·赫尔上尉曾经劝过他不要去。主要原因是他过于业余，根本没做过间谍，如果前去基本等于送死。可是黑尔并未听从其意见。

1776 年 8 月的一天，黑尔换上了平民的装束，偷偷潜入了位于长岛的英军基地。尽管他想尽办法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普通人，但还是露出了马脚。一位曾经在印第安人战争中屡建战功且对间谍辨认有丰富经验的英军少校罗杰斯发现了他。在经过数天的观察后，罗杰斯初步认定其间谍的身份。为了稳住黑尔，罗杰斯称自己也是大陆军的间谍，要和黑尔联手。正一筹莫展的黑尔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便和罗杰斯交谈了许久。几天后，罗杰斯在晚宴上逮捕了黑尔，黑尔的间谍活动彻底失败。

1776 年 9 月 22 日，黑尔在靠近达夫·塔弗恩的一个炮兵营地被处以绞刑。他临终时只说了一句：“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只有一条性命可以献给祖国！”

虽然黑尔失败了，但美国人还是怀念他的爱国精神。今天，在美国中央情报局门口，仍可以见到一尊真人大小的黑尔雕像竖立在那里，好像正在诉说他的那些传奇故事。

第二章 “平克顿国家侦探社”的盛与衰

阿兰·平克顿到底是神人还是骗子？这个问题一直困扰在所有人的心头。不过，美国新近公开的档案里已经对他的一生进行了描述。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平克顿的一生无疑是非常丰富多彩的，而如果仅仅用“特工”这个词是根本无法对他的一生进行概括的。因为平克顿这一辈子当中，留下许多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光怪陆离的同时，也充满了传奇色彩。所以，当人们读起他的故事的时候总是回味无穷，而他所成立的“平克顿国家侦探社”更是对美国的秘密情报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1. “美漂”创造的政治神话

“在离开苏格兰后，我依然无法从脑海中抹去那种悲惨的生活，我很难用语言描述高德的悲惨和苦难，那样的生活令我难以忍受。”

1872 年，刚从严重中风中恢复的阿兰·平克顿颤巍巍地在个人回忆录中写下上面这段话。这时他已经 52 岁了，虽然掌心上方童年制桶时留下的老茧依然清晰可见，但那双蔚蓝而略带狡诈的眼睛却被岁月摧残得暗淡而且浑浊。幸好在停水前他洗了个热水澡，新换的亚麻布衬衣也是经过精心漂洗熨烫的。不然神思恍惚中，他绝对会以为自己仍生活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制桶徒工宿舍里。

30 年前的 1842 年，22 岁的平克顿带着 15 岁的新婚妻子琼·卡芙瑞踏上了美国的土地。而此前的他不仅是一名制桶工，还是苏格兰“人民宪章”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我们宪章派是个道德观很强的团体，我也是个崇尚暴力手段的人，尽管大家有很多差异但彼此尊重。我同包括好友约翰·泰勒在内的一些人到伯明翰去参加会议，英军的志愿团

闻风而来并用利剑驱散了与会者，我于是返回苏格兰并在那里结婚……”

从这段话中能看出，如果“左派”色彩浓郁的“宪章运动”可以把平克顿从低贱悲惨的生活中拯救出来，他很可能会离开故土，也不会想着在美国继续自己的制桶匠生涯。

“当船在克莱德河上顺流而下时，我们眼中只有那片生活过的土地和即将离别的形形色色的朋友……”

平克顿显然具有英伦三岛居民所特有的细腻情怀，即使是随手的几笔居然也能带出一丝“王尔德式”的含蓄与哀婉。但和沉湎于艺术世界的王尔德不同，平克顿那温婉细腻的文笔下掩藏的却是一颗世俗、功利的心。我们姑且认为他在苏格兰参加的反抗英国暴政的英勇行为是真实可信的，但一踏上美国的土地，他立刻积极反对工人阶级采用暴力争取权益，虽然经历了几个月大西洋风暴的洗礼，但这态度的转变未免也太快了些。

这又该怎么理解呢？我们身边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而我们自己呢？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向世人宣扬自己坚贞的理想，而转身后却把它丢进某个小区的垃圾桶？

这样说来，平克顿的形象似乎更生动了一些。没错，所有到异乡投机的年轻人无不具有和他一样的行为特征：吵吵闹闹地说来改变世界，结果平平庸庸地按揭一套房子做房奴。另外我们还可以想象他坐在马车上搂抱着 15 岁的新娘用走板的美国腔嘲笑外地人的形象，胸中泛起的快感足以安慰那两个在异国他乡悸动的灵魂。

1855 年，在经过 13 年的辛苦打拼后，平克顿创办的“平克顿私家侦探社”终于取得了一份为“全美联合铁路集团”提供“安全服务”的合同。其实这个所谓的“安全服务”就是为资本家到工人中去刺探情报，以及为大老板们提供武力支援而已。这个大侦探的工作说穿了就是“劳工间谍”加“编外黑手党”。这虽然与他之前的理想有相当大的差别，但经济上的回报却是巨大的。更重要的是，他也可以接触到所谓的“上流社会”人物。

对 35 岁的平克顿来说，机会确实来得不算晚。但毕竟他已即将步入中年，所以必须要抓紧时间利用自己的所有优势上位。换句话说，他已经准备好不择手段爬上高位。1861 年 2 月 22 日，平克顿急匆匆找到“美国联合铁路集团”掌门人乔治·麦克莱兰，他向麦克莱兰报告说，自己手下一名叫蒂莫西·韦伯斯特的间谍成功打入叛军内部，发现叛乱分子正计划刺杀 24 日赶往华盛顿就职的林肯总统。这个消息恰如一颗重磅炸弹，把乔治·麦克莱兰的脑子轰得一片混乱，他急忙和平克顿一起赶往林肯所在的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

阿兰·平克顿从没想到自己能够写入美国历史并在其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而机会就这么轻易地砸在他的头上。一个来自苏格兰而且有“恐怖分子”嫌疑的年轻人一个踉跄栽到了美国总统的门前。此时，威武的士兵带着几分谦恭为他拉开了大门，当淡灰色的天鹅绒地毯踩在他的脚下时，那温和而有节制的弹性足以让他感觉一片祥云托起自己那卑微的身体。上面鹅黄色的灯光自天花板洒下，温暖地落在他肩头，之前他从未面对圣母像抽泣过，而仰望天花板还没等幻想到马利亚，他便已经哭得不像样了。

麦克莱兰神色凝重地将平克顿引见给林肯。他向总统介绍说，这是向自己汇报刺杀阴谋的人，林肯温和地和平克顿握了握手，接着简单地询问了一些基本情况。

平克顿尽量克制自己胸中那想夸夸其谈的欲望，把掌握的情况如实作了汇报。林肯很认真地听他说话，时不时用温暖的眼神示意他继续陈述，这让他觉得自己由此真的开始飞黄腾达了。平克顿介绍说，根据他掌握的情报，叛军已得知总统必须在巴尔的摩换车，所以准备在那里的卡佛特街车站展开刺杀行动。林肯听后，并没有接受幕僚们提出的改变行程的建议，但他还是提前出发了，他离开巴尔的摩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 36 个小时，最终安全抵达华盛顿。

事后，纽约市警员约翰·肯尼迪专程去巴尔的摩展开调查并把结果报告给巴尔的摩警察局长乔治·凯恩，凯恩发给国会的调查结果是，刺杀密谋根本就不存在。平克顿不得不面对国会的质询，但他非常坦然地对国会说，凯恩一直是南方的支持者，他的话需要必要的确认。

这句话算是让平克顿说对了，国会根本无法判断究竟是他提供了假情报还是凯恩掩盖了真相。究竟谁在撒谎？因此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而此后平克顿摇身一变成为林肯最信任的“朋友”，至少在华盛顿的交际圈子里他是这么介绍自己的。通过他绘声绘色的描述，人们确信那个危机四伏的晚上，他紧随在总统身边，直到林肯总统安然抵达华盛顿。

在权位至上的华盛顿，人们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平克顿也因此成为大名人。同时借助林肯的名号也为他的私家侦探社招揽了不少业务，而且都是名人事务，利润自然也十分可观。

1861年7月，乔治·麦克莱兰受到林肯的召见，忧心忡忡的总统希望曾在墨西哥服役的他帮自己组建一支军队以便与南军展开决战。麦克莱兰在反复权衡后接受了总统的请求，很快便组建起一支精锐部队。投入战斗前，为不辱使命，生性谨慎的麦克莱兰决定建立一个军事情报部门，这个部门的主要任务是侦察敌人军力及部署情况。林肯接受了他的提议，并答应这个机构的负责人由麦克莱兰本人物色，阿兰·平克顿自然而然进入了麦克莱兰的视线。

严格说来，平克顿骨子里是个商人，即便他经营的是“侦探”这个冷门行业，但是作为经营者的他还是脱离不了商人固有的夸夸其谈和取悦顾客的“顽疾”。因此，为军事行动提供准确数据并非平克顿的专长。但他对权势与名利的追求太过热衷，此时出现这样一个机会，自然要死死抓住。在他看来，自己能否把握好这个机会关键在于麦克莱兰对自己的宠爱与信任。至于其他，都是次要的。这样一来，平克顿所有的情报工作的服务对象便都变成了麦克莱兰而不是联邦政府。也就是说，只要麦克莱兰本人满意，平克顿就是称职的，而麦克莱兰不满意，即便自己提供的情报多么珍贵也一文不值。

要命的是，麦克莱兰虽然在军事上有显赫的背景，却是一个极不自信的人。他害怕失败，更不愿承担风险，在战争中就表现为即使自己占有优势但宁可夸大敌人的实力也不果断出击。当摸清这位将军的秉性后，平克顿便投其所好地把工作原则定为“安全至上”。

说到“安全”，不作决断绝对是最安全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并让所有人信服，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夸大对手的实力。1861年10月4日，平克顿写出了自己生平第一份“军情报告”，在报告中他信誓旦旦地说，敌人的兵力是98400人。尽管远低于麦克莱兰170000人的估计，仍然比敌人真实兵力高出两倍。

“我综合手头上所有的材料作出这份评估报告，但要提醒您的是，为把我军可能遭遇敌军的总数全包括进去，我就多报了敌军人数……”

这是从平克顿的评估报告中摘录出来的一段话，这段话充分说明平克顿其实掌握着真实数据，只是为了和麦克莱兰那“不着调”的评估差不太多，他才故意多报数字，至于他特意在报告里说明这点，除了“献媚”以外绝对找不到更好的解释。

平克顿为什么放弃通过工作晋升的机会而专事取悦上级，谁也无法搞明白。虽然他在工作上处处迎合麦克莱兰的行为的确让对方觉得舒服受用，但这种不用依靠事实而自说自话的“工作风格”并没有给他本人带来任何好处。由于他的夸夸其谈，麦克莱兰一再错失战机。1862年9月，来自弗吉尼亚的罗伯特·李将军率领43000名南方士兵对北军发动了进攻，拥有76000名士兵的麦克莱兰因为相信自己和平克顿的判断而畏缩不前，结果接连吃到两场大败仗，而等到北军反应过来准备重新组织进攻时，李将军已经率领部队安全撤退了。

2. 私营“国家机关”

1862年底，林肯把平克顿“请”出了特工处，之后平克顿继续经营自己的“平克顿私家侦探社”。

可以说平克顿的军事生涯是完全失败的，但平步青云的经历已使他成为传奇，因此“平克顿私家侦探社”的业务更是有增无减。如此看来，那段不成功的特工经历对平克顿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由于平克顿的性格决定他不会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因此一旦发现自己的军事生涯还有利用价值，他立刻将其无限夸大。

“在内战期间，我同林肯总统的关系非同一般，当他检阅部队时，我们频繁见面。对总

统来说，我的帐篷甚至比麦克莱兰的更有吸引力……”

这是平克顿“无意”间和一个朋友说的话。当然，在谈话中他不仅绝口不提自己的失误给北方军队造成的巨大损失，也决不认可其他人的秘密情报工作。

事实上，接替平克顿出任特工处处长的拉菲特·贝克尔的工作十分出色。只是他从事的是真正的“秘密工作”，所以成绩一般不为人知；而平克顿主要是从事演出工作的，他就是通过让观众为自己的表演瞠目结舌而获取利润。

和战争不同，社会生活对平克顿这样的人是持欢迎态度的。就好比你发现自己的邻居原来是那个“谁谁谁”一样，美国人发现了一个创造过“山鸡变凤凰”神话的英雄居然与自己比邻而居，自然兴奋得想送几坛泡菜过去让平克顿先生尝尝鲜，同时再提一下自己不争气的儿子遇到的麻烦事儿。但凡遇到这样的事情，平克顿既不拒绝也不答应，更不说自己无能为力。这种欲说还休的态度更让善良淳朴的人民感到神秘莫测。于是，在坊间也流传着关于平克顿的各种传说。

平克顿当然不甘成为市井无赖和家庭泼妇们的“偶像”，他在社会底层的作为不过是在走“群众路线”。在他看来，只要能在群众中积攒起超高人气，自己总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但是战争已结束了，再没有特别惊世骇俗的说法能吸引忙着重建官僚系统的政治家关注。而也因为战争的结束，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矛盾和缓下来，至少在国家恢复期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会发生难以控制的激烈冲突。平克顿即使想在其中搅和，也泛不起多少渣滓。这样的局面让善于浑水摸鱼的他很是挠头。

但只要肯思考就会有办法。在被踢出北方联军差不多两年后，满街的人潮忽然触发了平克顿的灵感，他立刻写信警告麦克莱兰说，有一帮人正准备刺杀林肯。

可以说是家乡苏格兰的“街头暴力运动”让平克顿开了窍，因为这使他最终确信，政府真正头疼的不是什么工人的谈判呼声，而是暴力行动带来的恐慌。也就是说，只要能制造出恐慌，自己就可能受到政府的重视。那么，还有什么比刺杀林肯更让政府感到恐慌的呢？至于说这件事是否存在，政府必然要经过调查才能得出结论，作为恐慌的制造者，平克顿当然会被邀请参与调查。只要能够参与调查，他就有了再次进入政界的可能。麦克莱兰并没有给平克顿回信，据说他对平克顿的警告“嗤之以鼻”，明确说这是“编织的谎言”。这似乎彻底堵塞了平克顿的“上进之路”。但真正令人恐惧的是，平克顿发出的是预见也好，是诅咒也罢，竟然真的实现了！

在他发出警报没有多长时间的 1865 年 4 月 14 日，南方邦联支持者约翰·威尔克斯·布恩向林肯射出了罪恶的子弹，林肯也于次日身亡。由此，平克顿一下子便重新活跃起来，毕竟他曾经使林肯成功躲过一次暗杀，而他的继任者相比之下就太过无能了。平克顿本人没有这么说，但坊间、官场很多人把这个观点传达出去，平克顿的声望逐渐水涨船高。这其实对于他的后任是不公平的，林肯时期的秘密情报战线有许多出色的工作人员，但平克顿不管是出身还是表现实在太异常了，而且他救驾的“功绩”常常招人诟病。不少人相信那次刺杀完全是平克顿杜撰出来的，因此平克顿也具有了一种象征性，直到现在人们都认为，中情局某些夸张的行为都是遗传自这个老前辈。

其实此时的平克顿没有必要削尖了脑袋往官场里挤，从 1861 年结识林肯开始渗透进华盛顿交际圈到 1866 年的短短五年之内，他赚进了几十万美元，成了一个实至名归的上流人士，此时的他何必还对自己寻求出位时出的丑耿耿于怀呢？

但平克顿恐怕真的是穷其一生时间也无法重新树立起一个“情报强人”的形象，尽管他的侦探社运行方式一度吸引了政府的兴趣，但他本人始终没有在官方秘密情报领域有任何突出表现。

少部分人会因为有钱而变得可爱，比如平克顿就属于这类人。林肯遇刺虽然没让他重新进入政府部门，但是因为那个“惊人”预言获得民众的支持后，他本人对情报工作的热情有

增无减。当他确信自己不可能再回到官场后，就新开了一家侦探社，原来的那家叫做“平克顿私家侦探社”，新开设的这家则叫做“平克顿国家侦探社”，其工作人员统称为“特工”并配备枪械，俨然一副国家公务员的做派。

1873 年，平克顿制定了《平克顿国家侦探社总则》，这本手册的内容体现了平克顿的原则，他强调“平克顿国家侦探社”是个体的私有企业，与市政府、州政府无任何瓜葛，更不受它们的控制，作为一种全新的职业，侦探工作不仅高度顺应时代需求，也是现代成熟的间谍活动的产物。

“平克顿国家侦探社”的英文缩写为 **PNDA**，社标是一只睁大的眼睛，它的宣传口号是“永不合上的眼睛”。随着美国工业的全球化扩张，它已经可以通过向客户提供武装警卫和劳工间谍而繁荣昌盛，但对美国刑事案件的参与却相形见绌。它对于美国治安史和反间谍史绝对是有深远影响的，因为“平克顿国家侦探社”真的是早于政府建立了一个全美罪犯和疑犯“国家数据库”，这对美国情报工作系统化和制度化还是具有相当促进作用的，当美国以工业巨人和世界强国的形象登上国际舞台时，作为美国头号调查机构，“平克顿国家侦探社”在世界秘密情报界一定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

作为这个“国家编外机构”的掌门人，平克顿在 1873 年美国济大萧条前就已经攒足了过冬的“干粮”，尽管侦探社的经理在这段时间里不停地唠叨“财政非常紧张，活动经费又上涨了”，但平克顿似乎对此充耳不闻，同时也没有停止过大手大脚地花钱。经济萧条的背景下，他却用据说是天价的价格买下了位于伊利诺伊州欧纳尔加的落叶松庄园，在这西部独一无二的豪宅里，他和妻子孩子过着奢靡的生活，浑然不觉得生活的艰辛和未来的惨淡，只是在撰写回忆录的时候，他的心里才可能泛起些许涟漪。

1873 年，平克顿根据自己回忆写的《银行保险柜和大盗》出版，虽然谈不上畅销，但卖出去的数量足以激发他本人继续创作下去的热情。一年后，他在芝加哥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书《记者和侦探》。这本书在面市后 6 天内卖了 15000 册，和一本书动辄开机印刷几十万册的“中国青春文学大师”们相比，这个成绩实在没什么可骄傲的，但却引起了纽约出版商迪林厄姆的注意。他一鼓作气为平克顿出了 17 本书，平克顿由此进入“高产作家”的行列，创造了自己生命中的又一个“奇迹”。

3.从神坛到地狱

1875 年冬季的一天，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无烟煤”矿区，由爱尔兰裔美国人组成的地下组织“莫利·马贵”正在举行“反剥削集会”，矿主们把与会的 347 人录入“涉嫌暴动名单”，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以稳定局面。

和中国的私营矿主喜欢打麻将不同，美国的矿主们大都是清教徒，聚在一起时他们并不敢公然违背教义聚赌、酗酒。加上美国刚经历了大萧条，经济还没有恢复，这时又要解决工人闹事的问题，聚会的气氛沉闷不堪，每个人的脸色和矿工们没什么两样。

就在这些人一筹莫展的时刻，“平克顿国家侦探社”的特工突然推门进来，他的装束颇像西部人，但靴子后跟上没有安装马刺；和爱尔兰人喜欢戴圆形礼帽不同，他的帽子是圆檐三棱呢子礼帽，帽檐斜着遮住半张脸；他的腮帮刮得非常干净，身材不太魁梧，甚至不是美国化的；摘下帽子露出满头黑且柔软的鬈发后，配着深陷的眼窝和浅蓝色的眼睛，这个男子的“西西里特征”非常明显。

矿主们给平克顿写的联名信上说：“我们已经绝望，希望平克顿先生能亲自到这里来，帮助我们铲除爱尔兰移来的毒草并拯救我们岌岌可危的矿业。”现在平克顿派来了人，可却只有一个，在审视来人的同时，大家心头不由得掠过一丝忧虑。

这个小伙子直入正题，自我介绍名叫詹姆斯·麦克帕兰，身份是“平克顿国家侦探社”的特工。然后他详细询问了爱尔兰人的情况，在倾听回答的过程中，他偶尔会缩起双肩搓一搓手，不过大部分时间里他的双手还是紧握着铁质的咖啡杯，有时会喝上一口，而且抿起嘴